

<<紙上風雲 高信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紙上風雲 高信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2131374

10位ISBN编号：9862131373

出版时间：2009-8-1

出版时间：大塊文化

作者：季季,郝明義,楊澤

页数：28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我在《聯合報》副刊二十一年，編輯生活對我的影響，一直到今天好像還在延續著。風晨雨夕，當年的許多人與事，仍不時在我腦海中迴盪。章詒和有本書《往事並不如煙》，也的確是如此，特別是很多一起工作過的夥伴，甚至曾經「過招」的「敵報」友人，如今回想起來，都好像在同一條船上共過患難的親人一般。因此，溫哥華的子夜，當電話那頭的高信疆太太柯元馨告訴我信疆去世的噩耗，我再也無法入眠，對著窗外的黑暗，眼淚一直不停地流。我心裡說，信疆走了，為了台灣副刊事業跟我一起打拼的人走了，屬於我們的時代是真正的結束了。詩人艾略特說，龐德與他相較是「更好的工作者」，而在我們的隊伍中，信疆也是一隻領頭雁。他和我的關係是如此密切，是不打不相識的摯友。提起那一階段的副刊，人們每每把他與我並提，還說我們兩人有所謂「瑜亮情結」，其實也不如外傳那麼嚴重，總之後人評說，總難免把我們兩個綁在一起。如果信疆成立了，我也就成立了；勿寧說，那段故事是他和我合寫的。

我認識高信疆甚早，遠在他就讀華岡文化學院新聞系時，他就是我主編的《幼獅文藝》專訪撰稿者。我們是河南同鄉，他是武安，我是南陽，他們高氏昆仲（信鄭、信譚、信鄧）都是我的好友。雖然我比信疆年長很多，但是我們兩人最談得來，情誼深厚，沒有所謂代溝的問題。我一直以這位意氣風發、才華洋溢、有守有為的小老弟為榮。

話要從一九七六年的夏天說起。《聯合報》總編輯張作錦，當年也寫詩，筆名金刀，是我的舊識。有一天他告訴楊牧，他很想請我去主編聯副，不過他說有個困難，在大學我比他高一班，怎可讓學長當部下呢？楊牧說，「文人副刊」主編向來有客卿的意味，這一點倒不必過慮。不過當楊牧向我轉達金刀的這番意思時，我正準備去美國「威斯康辛大學」進修，出國手續都辦好了，不宜更改，只好婉謝。對於聯副這個具有文學重鎮地位的報紙副刊，我是很願意參與的，可惜時間不湊巧。金刀表示《聯合報》願意等我一年，期間由駱學良（馬各）擔任主編，等我學成歸來。事情就這麼敲定了。

一年後我結束進修打道歸國。一出松山機場，就看到高信疆赫然出現，二話不說把我的行李提上他的車子。上了車，他開始發話了，說《中國時報》董事長余紀忠要他來接我，有意請我擔任「人間」副刊主編，並說余先生現在就在辦公室等。由於事出突然，我一時無法應變，就請信疆先載我回家再說。到家不久，門鈴響了，余董事長親自來訪，懇切表達邀我去時報的意思，余先生說：「我快七十歲的人了，從來沒有像這樣請一個人的。早就希望你到時報來，來了以後，你主持國內的工作，信疆主持國外的的工作，你們倆是好朋友又是同鄉，並肩作戰，實在太理想了。」

接下來的半個月，信疆一直居間協調，希望能促成此事，並且開出優渥的待遇。記得最後一次到報社見余董事長時，信疆也在場，余先生說他辦公室隔壁就是報社的會議室，各單位主管都在，是臨時召集的會議。

只要我答應下來，進了這個門，這個會就變成特別為我開的歡迎會。當時的陣仗可以用「兵臨城下」來形容，憑良心說，我那時幾乎有點動搖了，不過忽然轉念一想，在台北那麼多年，每次見到余先生他總是稱讚我《幼獅文藝》編得如何好，但從來沒有邀我到報館工作，為甚麼聽說我去《聯合報》，才來搶人呢？

這恐怕是報業競爭的關係吧，絕對不是我真的有那麼大的價值。這麼想著，心理輕鬆不少，我遂對余董事長說，他的這份知遇我將終生銘感，來日讓我以別的方式來

報答吧！

君子重然諾，《聯合報》既然已經等了我一年，絕對不能失信。

我並且對余先生說，信疆能頂半邊天，應該由他繼續來主持「人間」副刊。

余先生沒講話，辭出後我對信疆說：「『人間』副刊過去你編得那麼精彩，余先生最賞識你，老馬識途，你重新出山吧。」

你在「人間」我在「聯副」，我們的情況就像羅馬競技場上兩個決鬥的武士，面對著全場萬頭鑽動，如雷歡聲，不管願不願意都得搏鬥，而且要打個你死我活，觀眾才覺得夠勁，過癮。

但是有一點老弟可別忘了，就是當我被你打倒的時候，你的劍不要真刺到我的身上，做個假動作刺在地上就好了。

「我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接編聯副的，沒多久，信疆果然重披戰袍，再一次主持「人間」副刊。

從此硝煙四起，龍戰在野，我們兩個難兄難弟就打將起來，打得天昏地暗，丟盔卸甲，不可開交，差點兒賠了我半條老命。

不過儘管競爭「慘烈」，但是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玩惱過，動作大，是故作誇張，目的是要引起讀者的注意力和興趣。

之所以從來沒有翻臉過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兩個人對文化和文學的想法，非常接近，期間並沒有意識形態的對立。

副刊編輯的策略雖然不同，但是要表達的主題內容，常常具有很大的同質性，往往他要找的人也是我要找的，他要做的專輯也可能是我要做的，他重視五四時期的老作家及上海淪陷時期的張愛玲，他想藉大量邀約海外作家的稿件，使台灣能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，以及他比較側重台灣本土文學的建設和青年作家的培養等，都與我的觀念不謀而合，我走的也是這樣的路子。

由於想法的一致，我們兩家的副刊，都沒有參與當時已經掀起的鄉土文學論戰，因為我們認為鄉土文學從來就不是問題，沒有討論的必要，真理愈辯愈明這話不錯，但如果師出無名等於打一場亂仗，那會影響台灣文壇團結，造成族群的撕裂，事後證明我們的想法是對的。

如果當時兩家各有百餘萬銷路的大報也參與論戰，情況將不可收拾。

如果要說我和高信疆的作風有甚麼不同，那應該是做事的方法上，在個性上我溫吞，他急進。

新聞系出身的他，一切講究速度，在他的字典裏，根本沒「慢」這個字，攻擊和衝刺是最重要的作為，與這樣的對手周旋，是夠累的。

我曾開玩笑，說高信疆有新聞記者的「劣根性」，時間因素第一，什麼事都要快，乃是以搶新聞的態度來編副刊。

他這個編法，逼得我不得不研究一套以柔克剛的辦法來因應，當時有人分析我倆的戰法，說他善攻我善守，事實上勝敗乃兵家之常事，不管是攻是守，勝利總是屬於失誤最少的一方。

詩人余光中曾經笑說，痠弦和高信疆，每天早晨一定有一個人吃不下早飯。

原因無他，這邊還在組稿，怎麼？

對手已經整版推出了。

長期對壘之下，使我養成隨時保持警覺的習慣，國內外文壇不管大事小事，都得密切注意，舉凡思潮的轉變，作家的動向，都要在掌握之中，像諾貝爾文學獎的報導，更是要列入年度的重點工作，不容掉以輕心。

由於編輯工作大到無邊無際，編輯室常常整夜燈火通明，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飯，有時關於戰況的討論、得失，甚至帶到自己家裡的晚飯桌上。

不過無論怎樣競爭，我始終相信並經常溫習孔老夫子在《論語》中說的那幾句話：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？」

揖讓而升，下而飲，其爭也君子！

「我深信，報紙重要，友誼也重要。」

信疆和我，一直都是孔老夫子箴言的遵循者。

只有一次在一個座談會上，我和信疆卻差點吵了起來。

我發言說，副刊選稿有其特定的訴求，最好根據廣大讀者的最大公約數來取捨稿件，而雅俗共賞是必要的。

試舉一例，如果詹姆斯·喬伊斯活在今天，把他的代表作《尤里西斯》長篇投向聯副，我一定退稿，建議它改投《聯合文學》，不是作品不好而是不適合。

想不到信疆站起來駁斥我的意見，他說他有不同看法，一件作品只要有文學價值，再難懂也應該由副刊來登載，《尤里西斯》也不例外。

散會時我問信疆，你真的相信《尤里西斯》適合副刊讀者嗎？

他笑著說，他是看到場子裡有人打瞌睡，才故意製造爭議的話題。

雖然他這樣解嘲，但我想他那天是真的有點生氣了才發飆、對我嗆聲的。

總的說來，我們競爭的那些年，基本上彼此都信守了那個原則：劍不要刺在對方的身上，但偶爾擦槍走火，亦屬難免。

退休後，漢寶德、葉維廉、何懷碩、董陽孜等人和我到印度去旅行，信疆也去了。

旅途中有人看到我和他坐在一匹大象上有說有笑，就問，怎麼，你們和好啦？

事實上我和信疆從來沒有不和好過。

名報人成舍我名言：辦報的人沒有成功的一天，只有一天的成功。

每天早晨比報發現自己勝過對方，符合了社方「你無我有、你有我好」的工作要求，但是過了中午，眉頭就皺了起來，明天怎麼辦？

信疆和我先後退休後，記得有次和他聊天，他說他想了個點子：「我們兩家副刊能不能把當年重要戰役，列出十個來，彼此不商量，每一個戰役各寫一篇文章，然後編成一本書，那該多麼有意思，說不定有賣點哩！」

我說：「好啊，恐怕讀那本書就像讀日本小說《羅生門》，彼此都有一套自己的說法，不會承認被對方擊敗。

電腦時代，恐怕沒有人有興趣去找那一堆堆發黃的舊報紙堆了吧。

」劉再復有篇文章，題為 巴金的意義 。

這裡容我也根據和信疆交往多年，同為報紙副刊獻身的一些感受和體驗，說一說高信疆的意義。

高信疆是詩人，他用高上秦筆名發表的作品，具有一定的藝術高度。

參與《龍族詩刊》時，他曾製作專輯，反思現代詩運動的得失，專輯中唐文標、關傑明的批判文章，引起詩壇很大的風波和爭議，這說明信疆具有濃厚的社會運動家氣質。

主編「人間」後，他這種傾向更為顯著，主要是他全力嘗試改變傳統文人副刊的體質，把文人副刊提升到報人副刊的層次。

使副刊具有現代傳播的新思維，譬如新聞性、現實性、時間感和速度感等，更以主動約稿、計畫編輯等策略，擴大版面的容量，產生集中的效果。

這是過去副刊所沒有的。

人們還記得上一個世紀的二、三十年代，《晨報副刊》主編孫伏園，人們尊稱孫伏老。

此公一襲唐裝、寬袍大袖，儀態從容，在報館是客卿、爺們，很少來辦公，半個月才晃到報社一次，稿子一發就是二十天，然後到莫干山避暑去了，那日子過得真是月白風清，這是老式文人副刊老編的派頭。

等到信疆一出，副刊編輯部的日子立刻變得月黑風高，選稿、組稿之外還要開座談會、辦學術會議，主持文藝營的訓練，忙得沒完沒了，此時編輯的形象不像文人，倒像一個呼風喚雨的導演，一個滿頭大汗的節目主持人了。

這種改變，都是信疆開的頭，各報相繼跟進，成為今日副刊的主調。

從文藝副刊發展到文化副刊，也是高信疆的嘗試。

在過去，副刊是小說家、散文家、詩人的天下，學者很少到副刊上來。

高信疆一反過去的傳統，邀請很多學者登場，特別為他們開闢專欄，營造一種文化評論的新氣候，很多意見領袖因此誕生，眾聲喧嘩，為廣大的文化社會創造另一種溝通管道。

他的這種作法，跟我可謂「英雄之見略同」，聯副的 塔裡塔外 、 啄木鳥專欄 也是為教授們預備的，不過我希望教授們盡量避免長篇大論，所謂「長話短說、雅話俗說、冷話熱說」等等。

當時正處於白色恐怖末期，官方對政治消息管制頗多，而對副刊的限制較為寬鬆。

人們打開報紙，各家的新聞都差不多，言論是處於半封鎖的狀態，這使得民間有許多的呼聲無法登上

新聞版（正刊），只有借助副刊的版面，如此就微妙地為知識份子開闢了一條言路，大大增加了副刊的社會參與功能。

那年代，如果有一篇激進派的文章登出，大家都會競相走告，引起廣大的注意和熱烈的討論。

這是極富建設性的一個發展。

過去台灣各家副刊是清湯掛麵，每天的編法都差不多，版面變化不大，也很少使用插畫。

「高式副刊」卻一反過去的做法，特別重視美術設計，原則上主編不畫版，而由優秀的美術編輯以最高的審美觀點設計版面，並搭配生動精美的插畫，作大篇幅的呈現。

這是一次革命性的改變。

它對後來報紙的編風產生很大的影響。

記得當時為「人間」畫插圖的，是一臉絡腮鬍的林崇漢，他的插圖作品，一時無兩，我很敬佩。

「人間」副刊版面革新到最高的時候，舉辦「版面設計大展」，每天請一位名畫家來社親自設計版面，當然，不見得每一種嘗試都是成功的，但副刊的面貌大大不同了。

我是編雜誌出身，一向也重視版面的美感，信疆創出的新路我十分贊同，乃請來長髮披肩的王明嘉到《聯合報》主持美術工作，棋逢對手，端的是好戲連台，大家看得過癮。

「人間」和聯副都是採用單項約稿和廣向徵稿並重的方式來擴充稿源。

不過兩家的作法不同，我約稿方式是勤於寫信，總覺得用雁往鴻來的傳遞方法才比較正式，有禮貌，高信疆的方式是大量的打電話給對方，當時的越洋電話極為昂貴，他的電話特別長，可以跟約稿的對象在電話上聊天，時間長得使對方「叫饒」，直說，電話太貴了，稿子我一定寫就是了。

如此凌厲的電話攻勢，當然感動了許多人、交到不少朋友，也因此得到不少稀罕的稿子，大家都為他的誠意所感動。

另外，他也常常對外訪求人才，這些人他不一定認識，有時只讀過他們一本書、一篇文章，就去登門拜訪，延攬至報館工作。

這種方式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。

人常說幫助、提拔人要來得早，邀孔明出山要是落在劉關張的後面，那就不稀罕了。

人才像花，一個好的編輯人，不能一味拼命採花而不去種花，信疆種花的眼光、耐性與功夫，特別是採用的方式是非常特別的。

當年他所培植出來的年輕人，很多都已成為今日文壇的中堅，而成為他一輩子的朋友，這些人跟台灣的文化（文學）建設，關係密不可分。

而信疆功不可沒。

人常說生不逢時，我卻說生正逢時，我和信疆有幸參與了被人形容為報紙副刊的黃金時代，能夠恭逢其盛，也真稱得上緣份。

當時的電子媒體並不像現代這麼發達，網路還沒有出現，基本上大家還是非常尊敬文字。

在報紙副刊工作的人，雖然辛苦，但是卻充滿了幹勁，一個個都像是冶金者，日夜披沙揀金，比賽著看誰的金子成色好。

一件工作來了，大家腦力激盪，挖空思想點子，每每選難度最高、挑戰性最大的方式來做，在「沒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」的要求下，的確留下不少可貴的紀錄。

高信疆常常使我想到了美國的巴頓將軍，這位富有英雄主義色彩還帶點豪邁浪漫氣質的典型軍人，強調戰爭只有三個原則，大膽、大膽，大膽！

他作起戰來勇猛頑強，親自駕著坦克上陣拼搏，這很像高信疆辦報的作風。

對於信疆來說，副刊就是他的坦克，只要有副刊編他就來勁，沒有副刊編，他就悶悶不樂。

他甚至把副刊的功能提升到「副刊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國民性」的高度，在副刊工作，他永無倦色，全力以赴，無怨無悔。

只是，有時客觀條件也未必能夠完全配合他。

我非常尊敬余紀忠先生，他和《聯合報》創辦人王惕吾先生，在新聞史上的地位無庸置疑。

但我必須說，余先生對於信疆的工作安排和調動上，有些時候是有欠恰當的，是忽冷忽熱的，無形中也造成了信疆的心理上的一些挫折，這是新聞界文藝界很多朋友都有同感的。

老實說我的編輯生活從文學刊物到文藝副刊長達四十年，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像高信疆那麼熱愛工作的

<<紙上風雲 高信疆>>

人，沒有工作，等於要他的命。

最近的十幾年，他一直隱居海外，很少回台北，他就像一個失去戰場的將軍，給人以悲劇英雄的落寞感。

他那踽踽獨行的身影，想來真讓人感到不忍。

這篇悼文，我不只是為信疆悲，也是為我自己悲。

大環境變了，整個文化氣候已經不適合信疆和我這樣的人。

我們就像恐龍一樣，將逐漸在地球上消失。

我哭信疆，也是哭我自己，更是哭我與他共同走過的時代。

所幸今日的台灣副刊仍有後繼者、傳薪者，人才濟濟，他們自然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揮灑的空間，但是屬於我和信疆的時代，是一去不復返了。

<<紙上風雲 高信疆>>

內容概要

有「紙上風雲第一人」之譽的高信疆先生，在今年五月初去世之後，一些朋友討論如何用一個合適的方式追念他，因而大家推派季季、郝明義、楊澤、駱紳四人代表編輯一本書，在他百日之內出版。

這本書的淨收入，則捐給高先生家人。

高信疆在戒嚴時期主持《人間》的期間雖然不長，但是步伐先行，對台灣的社會與文化產生極其深遠之影響。

《紙上風雲高信疆》主要按高信疆人生幾個不同階段來進行，再找出其中的重要事件，邀請曾經參與其中，或者相關的人士來寫作。

編者希望這樣一篇篇文章，能浮現出高信疆在一件件特定事情，或特定時間點上的身影。

因為，高信疆最令人懷念的是他的一些堅持。

不論是工作方法，或是與人來往，或是面對抉擇的一些堅持。

如果回憶他的人可以把自己記憶中這些意義深遠的時刻寫下來，一個個時刻串連起來，就更能讓識與不識高信疆的人，更能具體地體會他走過的路。

後來的人，也能看到曾經有一個人，如此工作、生活、相信過的精神樣貌。

參與寫作的人，包括了社會各界四十七人（詳見目錄）。

各篇精彩而充滿感情的記憶與文字，使這本書有了生命。

高夫人柯元馨女士提供的圖像，使書中的文字有了更多的補充與展延。

霍榮齡的設計，使這本書的文字與圖像結合出光彩。

<<紙上風雲 高信疆>>

作者簡介

王拓、王汎森、王健壯、尹章義、古蒙仁、白先勇、老村、何懷碩、吳興文、李敖、李瑞、李瑞華、李歐梵、杜南發、阮義忠、季季、林崇漢、林清玄、邱立本、阿盛、馬家輝、高行健、高信疆、高信譚、張香華、曹景行、許博允、陳再藩、陳怡真、陳芳明、陳若曦、景翔、焦雄屏、程曜、黃凡、楊照、楊麗娟、葉匡時、董雲霞、漢寶德、劉紹銘、鄭貞銘、蕭依釗、駱紳、應鳳凰、羅智成、弦，共47人

<<紙上風雲 高信疆>>

書籍目錄

白雲懷念小弟信疆.....	高信譚我的第一個童年玩伴.....
.....尹章義永遠的華岡才子.....	鄭貞銘理想
仍在,天地就在.....	阮義忠青雲熄滅的詩.....
.....陳芳明長溝流月去無聲.....	劉紹銘外國人看
中國和先讀為快.....	景 翔一來生機動——當代中國小說大展與人間雅集
之懷想.....	季 季永遠的高先生.....
.....	林清玄沒有人間,哪來鄉
土.....	王健壯他對文化的貢獻值得感謝.....
...王 拓記一段往事.....	陳怡真大氣典範說高公.....
.....	焦雄屏凌雲八 年代的塵埃.....
王 汎森高信疆與我.....	? 弦昨夜雨疏風驟.....
.....	駱 紳永遠的
文藝主帥.....	林崇漢人間戰鬥.....
.....	阿 盛經典寶庫,文化再生.....
.....	李 瑞在另一個空間相遇.....
信而有徵.....	張香華飛雲至高無疆,
.....	古蒙仁有那麼一個人,那麼一個時代.....
.....	羅智成一代儒士.....
.....	陳若曦出版也風雲.....
.....	應鳳凰造型象棋,風雲幻變.....
董雲霞卷雲送高信疆歸大陸序文.....	李 敖將軍一去,滿江歎息.....
.....	杜南發潤物無聲的文化傳遞者.....
村柔軟的心與軟實力.....	邱立本海內存知己.....
.....	蕭依釗止於所不可不止.....
風的文化巨人.....	陳再藩總是帶著遺憾離去.....
.....	曹景行不斷前進的滾石.....
與朱銘.....	程 曜連雲找到了洪通
.....	漢寶德古來才大難為用.....
.....	白先勇腦海裡總是裝滿新思路.....
.....	許博允彗星飛逝.....
.....	何懷碩時代忘卻了「紙上風雲第一人」.....
李歐梵悼念摯友.....	高行健花是去年紅.....
.....	黃 凡懷念一個輝煌的副刊時代.....
.....	楊 照終
身學習,認真瀟灑.....	李瑞華人文大師的行銷眼界.....
.....	葉匡時在永恆裡與您親切的相遇.....
最後一場硬仗.....	楊麗娟大將軍的最
.....	馬家輝行雲掙扎、迷惘與突破 我的徬徨少年時.....
.....	高信疆詩作選刊.....
.....	高上秦高信疆生平行述
.....	柯元馨

章節摘錄

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九日，國民黨中央召開「第二次文藝會談」，由於事前已知《中國時報》將是會談要批鬥的主要對象，開會前夕，余先生找了高信疆、楊乃藩與我去他家裡，特別交代：「會，要去參加，但去了聽聽就好，盡量不要講話，非要講話，就由乃藩代表發言」。

當年局勢險峻不明，余先生有此交代，不是怕事，而是不想多事。

楊乃藩是當時的《中時》社長兼總主筆，信疆已離開「人間」一年兩個多月，我接「人間」主編還未滿四個月；國民黨中央文工會邀了我們三人代表《中時》參加會談。

第一天開會因為都是官方活動與官方報告，全日無戰事。

但第二天的分組討論與提案討論，卻開始砲聲隆隆。

信疆與我被分配參加的第二分組「發揮文藝功能，加強心理建設案」，就有人提出這樣的意見：「對於目前少數文藝作家，倡言開放三十年代左傾文藝作家作品，提倡狹隘的鄉土文學及專以工、農為寫作題材的論調，深感不但有悖當前革命需要，而且易為敵人所利用。

因此，建議將防範敵人利用文藝進行統戰分化陰謀等條文，加列入提案中」（引自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工會編印之第二次文藝會談實錄）。

由於當時大陸十年文革浩劫才結束一年左右，「人間」不但是最早刊登陳若曦、尹縣長等大陸文學的報紙副刊，也鼓吹政府應早日解除三十年代文學的禁令。

再加上「人間」在信疆任內，既開闢關懷台灣本土的「現實的邊緣」專欄，更刊登了不知凡幾像黃春明、王拓、王禎和、楊青矗等本土作家的小說；所以可以想見，類似第二分組那樣的眾多提案，擺明了就是針對《中時》而來。

雖然余先生的交代言猶在耳，但當天開完會後，信疆仍氣得對我說：「太過份了，走！

我們去重慶南路買書，把他們（國民黨與軍方）自己出的三年代的書都買下來。

兩個人報館也沒回，就坐了計程車直奔重慶南路，幾乎跑遍了每家書店，尤其是在政戰系統外圍的黎明文化書店待得最久，祇要看到跟三十年代有關的書通通買下來。

書店打烊前，兩個人各提兩大袋「匪書」回家，準備隔天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」進行反擊。

第三天一大早就趕到劍潭活動中心，楊乃藩社長看我們提了那麼多袋書，心裡早已有數，信疆也告訴他我們要反擊，但楊乃藩以余先生有交代，一再勸說算了，再加上開會後的發言人選早已內定，信疆與我空有滿腔憤怒卻無處可發。

祇能眼睜睜看著那位大詩人，站在台上拐彎抹角批判鄉土文學，並且聽到警備總部那位專管文化的官員，嘴巴裡竟然說出這樣的警告：「對於那些不聽政府勸告的人，政府不是不辦，祇是時候未到！」肅殺之氣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其實早在二次文藝會談之前，「人間」就已是有關單位的箭靶，明槍暗箭從來都沒停過。

我才接「人間」不久，有天余先生找我去他家裡，拿了一封所謂的密件公文給我看，公文中寫著類似「根據我駐海外單位的情報，共匪已滲透進《中國時報》」等等，我看後覺得太不可思議，但余先生對我說：「這些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，你們要特別注意」。

後來我從余先生手中又看過更多件這種假情報的公文，但公文卻互相矛盾，前一件公文才說信疆與我被共匪滲透影響，後一件公文卻又指控我跟信疆與島內台獨份子掛勾。

另外還有許多黑函，信不是打字也不是手寫的，而是剪貼報紙的標題字貼成的，內容更是荒唐透頂，造謠說信疆與我在外面開出版社，偷偷賺報社本來該賺的錢等等。

我當時才是二十多歲的菜鳥，又接「人間」不久，像警總那樣的老大哥，當然不會把我放在眼裡，更不會以我為敵，他們要打擊的對象當然是信疆，是「人間」，是《中國時報》。

但官方玩的是兩手策略，二次文藝會談前後，警總的人也常常請信疆跟我吃飯喝酒，我那時天不怕地不怕，有請必到，信疆則是世事洞明加上人情練達，每次也欣然赴會。

警總請客，席間不是清一色他們的人，就是請一些跟信疆與我熟識，也跟有關單位關係不錯的學者文人。

酒過三巡，當然會溝通一下當前局勢，聊聊他們對副刊的看法，我的個性是惡聲至必反之，信疆卻是進退有節、縱橫捭闔，尤其是他大杯豪飲的風采，更常常讓舉座警總官員震懾得不知何言以對，意外

收到「杯酒克敵」的效果。

當時我就曾想：如果二次會談時，信疆若能上台發言，以他的雄辯風采，與會的兩百多位人士，特別是那些黨政軍特人員，對鄉土文學與三十年代文學，應該會更早有所覺悟與正確理解才對吧。尤其是鄉土文學。

信疆一向自稱是個「擁抱台灣，熱愛中國，胸懷天下」的編輯人，為了胸懷天下，所以在一九七〇年就有了「海外專欄」；為了熱愛中國，所以敢於突破禁忌刊登大陸文學；為了擁抱台灣，所以早在一九七五年就開闢了「現實的邊緣」專欄，以報導文學的形式書寫現實台灣；當然他更不可能不去刊登以台灣底層社會為主題的所謂鄉土文學，不可能不去發掘長期隱藏民間卻無人聞問像朱銘、洪通、陳達那樣的鄉土藝術。

在一九七〇年代回歸鄉土的呼聲中，信疆的「人間」其實扮演的是「先行的實踐者」角色，但他的實踐方式是以作品呈現，而非理論的鼓吹者。

當時回歸鄉土、擁抱現實的理論鼓吹者，是《夏潮》結合的那批左翼與本土派知識份子，是《文季》反現代主義的那幾位作家。

但所謂鄉土文學「論戰」的火苗，卻是由一本當時才剛創刊兩個月的《仙人掌》雜誌點燃的。

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出刊的《仙人掌》第二期，以「鄉土與現實」為封面故事，內文刊登了十一篇以「鄉土文化往何處去」為主題的評論文章，其中引起爭議的有王拓的「是現實主義文學，不是鄉土文學」，銀正雄批判王拓的「墳地裡哪來的鐘聲？」

以及朱西甯質疑回歸鄉土的「回歸何處？」

如何回歸？

等等。

這是鄉土文學正反兩派，首度在同一個媒體上交鋒打擂台。

同年八月十七日，彭歌才在《聯合報》副刊寫了「不談人性，何有文學？」

三天後，余光中接棒在聯副發表「狼來了」，兩篇文章都是痛批鄉土文學之作。

小眾媒體的《仙人掌》在四月初點燃的論戰火苗，延燒了四個半月後，才在《聯合報》副刊這個大眾媒體上，燒成了燎原之勢，《中央日報》與《青年戰士報》也桴鼓相應，聯手變成了反鄉土派的旗手。

十二天後，國民黨中央召開二次文藝會談，試圖以官方力量打壓其實勢已難擋的鄉土運動。

鄉土運動是因台灣一連串「外在挫折」而起，當時文壇的作家與學院的知識份子，既無統獨之分，也無左右之別，許多人都因為「外在挫折」而回頭重新審視自我，但這個自我並不是「小的自我」，而是「大的自我」，指的是「當下生活的土地」與「當前面對的現實」，也就是說，鄉土運動之興其實是「外在挫折」引發「內在省思」與「內在蛻變」後，必然會有的一個結果。

但官方，尤其是軍方的警總與政戰系統，卻擔憂甚至恐懼「外在挫折」會在「島內」引發難以控制的連鎖政治效應，因此不得不進行嚴厲的管控，一九七七年的二次文藝會談是「文的管控」，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則是「武的管控」。

我既曾是《仙人掌》「鄉土與現實」那期雜誌的主編，又曾接下信疆的棒子，在主編「人間」時「高歸王隨」，繼續刊登像黃春明「我愛瑪莉」那樣的鄉土小說，現在再回首述說當年歷史，其實真有點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的感慨。

三十多年過去，有些當年圍剿鄉土文學的人早已表示悔不當初，信疆這個儼然曾是「鄉土教父」的編輯人，雖然後來也曾因為台灣本土政治的變質，而後悔當初曾鼓吹擁抱台灣的鄉土文學，但不論是作為一個文化人、新聞人或編輯人，高信疆這個名字跟鄉土文化早已是血肉相連密不可分。

一九七三年五月到七六年六月，信疆首度「人間」主編任內，他替台灣的鄉土文化披荊斬棘，開闢出一個表演的大舞台。

二次文藝會談結束後三個月，從一九七八年一月到八三年三月，信疆二度主編「人間」後，他仍然不改「祇開舞台，不打擂台」的實踐方式，繼續深耕鄉土，即使前一年的鄉土文學論戰硝煙仍在，但他在一九七八年創立的時報文學獎，卻讓洪醒夫、詹明儒、宋澤萊、黃凡，這些不同於黃春明那個世代的本土作家，一個個相繼以文學作品繼續實踐鄉土理論，鄉土的香火不但未被政治撲滅，反而更加熾旺。

<<紙上風雲 高信疆>>

兩任八年報紙副刊主編，形塑影響三十多年幾個世代的文學甚至文化的風貌，台灣歷史上唯信疆一人而已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